



明  
劉純  
撰

# 劉純醫學全集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醫經小學 玉機微義

雜病治例 傷寒治例

史常永

姜典華 樊正倫  
張靜生 郝學君 梁茂新

點校

責任編輯 呼素华  
封面設計 肖恩仲

劉純醫學全集  
醫經小學 玉機微義  
雜病治例 傷寒治例  
明 劉 純 撰  
史常永等點校

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)  
北京科技印刷廠印刷  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毫米16開本 63印張 4插頁 880千字  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印數：00,001—4,900  
統一書號：14048·4919 定價：14.60元  
〔科技新書目 127—79〕

## 內容提要

《劉純醫學全集》包括劉純現存的四種醫學著作。劉純字宗厚，明代醫家，父劉叔淵（號橘泉），係朱丹溪之高足。劉純幼承庭訓，篤志岐黃。其著述上溯《內》、《難》經旨，下採諸家之長，其學術思想多承丹溪。

《醫經小學》為劉氏早期著作，刊於明洪武二十一年（公元一三七八年），係門徑類書。全書廣輯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及金元諸家醫學著作二十餘種，撮其旨要，立諸說而折其己意，分本草、脈訣、經絡、病機、治法、運氣六卷，內容悉備而綱紀，並以韻語歌括句式闡述，不但使學者易於考求，又便誦習，實是一部中醫入門的好書。

《玉機微義》五十卷，為劉氏生平的主要著作，係續增明·徐彥純《醫學折衷》更名而成。徐氏原著撰於洪武初（公元一三六八年），全書設中風、痿證等內科雜病十七門。劉氏仿其體例，補其未備，續增咳嗽、熱等三十三門，並對徐氏原撰的十七門內容亦有所補充與闡發。

本書是一部集明以前諸家精華之大成的綜合性醫書。其立論以《內經》為本，旁採金元諸家學說，以內科雜病為主，闡析脈證，類聚方例。特別是對歷代各家的不同理論、觀點，能夠判其得失，發其微旨，品其異同，且多創見。全書論證方脈博而不濫，要言不煩，引而有據，述而有序，可謂啓速後學，指導臨床的一部較好參考書。

《雜病治例》與《傷寒治例》是劉氏晚年作品。二書均為綱領性的要訣專書，其體例一致，內容互補未備，載雜病七十四證，傷寒九十五條。書中以證為綱，以法舉目，以病示例，以例見方。二書言簡意賅，綱舉目張，皆劉氏經驗心得，傳薪秘要之談。

《劉純醫學全集》是明清以來最完備的劉純醫學著作。此次點校，校勘嚴謹，訓釋精當，不但精選底本，廣搜校本，對異文奇意處尤加定奪。其《雜病治例》一書據考是目前國內之孤本。故此全書不但是一部較好的門徑、臨床參考書，而且有其較高的文獻價值。

劉純醫學全集

## 出版者的話

在浩如烟海的古醫籍中，保存了中國醫藥學精湛的醫學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。為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，過去，我社影印、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，以應急需。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，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《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》的要求，今後，我社將經過中醫專家、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，做到有計劃、有系統地陸續出版。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。

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，力求呆寺原書原貌，力求原書原貌，力求原書原貌。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，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。然而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内容是極其廣博的，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。由於歷史條件所限，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，或迷信色彩，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内容等，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，正確對待，認真研究，從中吸取精華，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。

## 前言

劉純，字宗厚，明初著名醫學家。他撰有《醫經小學》六卷，續集《玉機微義》五十卷，撰《雜病治例》一卷，《傷寒治例》一卷。據《雜病治例》蕭謙序及《咸寧縣志》載，尚撰有《太素脈訣》、《壽親養老補遺》若干卷，惜此兩書早已散佚。本書收入了現在蒐輯到的劉純四種著作，這是明清以來最完備的劉純醫學著作全集。

劉純祖籍吳陵。按《泰州志·藝文誌》載明·陳應芳《論田賦分數》云：「泰州初爲海陵縣，後分爲一州一縣，州名吳州，縣名吳陵。其時未有如皋，未有興化也。至元，始專爲泰州。」據此，古之吳陵舊治，當今之江蘇泰縣、如皋一帶。

劉純先世，在元朝時本爲名門望族。他在《雜病治例》中自述：「吾宗累世簪纓，名門右族」。莫士安在《玉機微義》序言中也曾談到：「宗厚世爲吳陵望族，以詩禮相傳。其先世在勝國時，居省憲，掌樞要，以名宦顯著者。」然而未歷一兩世，便家道衰落。至劉純已是「窮而在下，不能躬耕自食其力，故托跡於醫以自養自晦也」。

其父劉叔淵，號橘泉，爲朱丹溪高足。劉純在《醫經小學》自序中云：「昔丹溪朱先生以醫鳴江東，家君親從之游，領其心授。純生晚學陋，承親之訓有年矣。」依此而論，劉純應是丹溪再傳弟子。

劉純生卒不詳。其最早著作《醫經小學》，成書於明洪武二十一年（公元一三八八年）。設以此時爲三十而立之年，則其生年當在元至正十八年（公元一三五八年）左右，正巧與朱丹溪卒年相彷彿。其最晚著作，今知爲《雜病治例》，成書於明永樂六年（公元一四〇八年）。設以丹溪之卒年爲劉純之生年，他著《雜病治例》時，已年屆五十歲左右。至正統四年（公元一四三九年）在其後裔家訪得《玉機微義》時，劉純早已作古。因此，他的逝世當在永樂六年至正統四年之間。我們推斷他卒於永樂十六年（公元一四一八年）左右，終年六十歲上下。何以如此？因他一生顛沛流離，窮困潦倒，健康狀況不佳，似難享松柏之壽，這是意料中之事。再者，劉純勤於著述，何以自永樂六年至正統四年，前後三十年間默默無聞？蓋永樂六年以後，疑其精力不支，難以從心願及著述也。

劉純早年生活於淮南。《陝西通誌》說他「洪武中，居咸寧」。咸寧，即今之長安縣。在《雜病治例》中，他也自題「中山劉

宗厚」。按中山，在長安縣西北。劉純還在涼州、張掖居住過。《玉機微義》中風門劉純按云：「余嘗居涼州，即漢之武威郡也。」又云：「時洪武乙亥秋八月（公元一三九五年），大風起自西北，時甘州（今張掖）城外，路死者數人。」洪武乙亥，距《玉機微義》自序僅有一年之差，疑該書即脫稿於張掖。據《玉機微義》王暹序：「姑蘇都憲陳公，奉命來鎮陝右，於宗厚家得之，始命壽梓，晦而復顯。」陳公即陳鑑，字有成，永樂進士，凡三鎮陝西。陝西分五路，其中隴右路，轄鞏昌、臨洮二府，相當今之蘭州以東大部地區。因隴右距張掖不遠，且劉純最後定居於此，所謂「於宗厚家得之」，很可能就是張掖。按明成化十五年（公元一四七九年）蕭謙在《雜病治例》序中說：「奉命給賞甘州官軍。甘州，即漢張掖酒泉郡也。而名醫劉宗厚（原序下脫十字）神方妙術，猶有存者。乃延其後人，禮貌之，懇求之。慨然以《太素脈訣》、《雜病治例》見與。」足證劉純確是在張掖定居，他的手稿就藏在這個家的後裔手裏。至於劉純為何離吳陵，徙咸寧，走涼州，居張掖，其中隱情，已難遽考。

劉純早承庭訓，家學有自。復從揚州廣陵丘克容、馮庭幹、許宗魯諸鄉前輩問業，其藝更精，伊始就打下了博採眾長的基礎。《醫經小學》撰於明洪武二十一年（公元一三八八年），原為初學者所作。首輯朱丹溪及其業師丘克容習醫要語，題為「醫之可法為問」，所載丹溪答門人問，首見於丹溪入室弟子趙以德所著之《丹溪藥要或問》（《丹溪藥要》又名《丹溪語錄》）。據趙氏所述，此皆丹溪面訓親授趙氏之語。《丹溪要藥或問》，流傳極罕，明清以來，在於若存若亡之間。茲賴劉純弘揚，丹溪這些語錄得以廣布，為研究丹溪的醫學思想，提供了很重要的第一手資料。

《醫經小學》廣輯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以至金元諸家醫學著作，所引醫書二十餘種，皆撮其旨要，詳為編次，撰作歌括，間附按語，引例具圖，以便記習。其卷一為本草，卷二脈訣，卷三經絡，卷四病機，卷五治法，卷六運氣，可謂理法方藥悉備。書中諸論，雖都出於前人，而劉純在鈎玄提要，留去取捨，宗法立意，釐訂綱紀，皆有他自己的學術見解。例如本草學，他注重氣味歸經，取法《珍珠囊》，并新增藥味七十六種。脈法寸關尺三部臟腑配位，本於《褚氏遺書》而不取王叔和《脈經》，以左尺配腎與膀胱，右尺配三焦與心包絡，並說：「凡在左者皆剋諸右，凡在右者皆受左剋，此臟腑五行自相剋制，脈所當然也」。他從生剋制化，自然對應的關係上，闡明這種配位的合理性。病機、治法則博採金元諸家，以《內經》為指歸。大抵劉純的醫學思想，多師承丹溪。一是起丹溪學派，人們總是會聯係到「陽常有餘，陰常不足」的觀點。養陰固是丹溪所倡導，但在教

誨他的弟子時，更多強調的是要首先熟讀《內經》，然後博覽諸家，吸取衆長。丹溪說：「外感法仲景，內傷法東垣，則仲景治法更合《內經》」。然而又說：「先仲景書者，以傷寒爲主，恐誤內傷作外感；先東垣書者，以胃氣爲主，恐誤外感爲內傷；先河間書者，以熱爲主，恐誤寒爲熱，不若先主於《內經》，則自然活潑潑地。」劉純大體就是按照這一脈絡撰著《醫經小學》，以引導初學者的。他自己也是沿這條醫學道路前進的。

《醫經小學》的版本，現在已知有以下幾種：

一、明正統四年（公元一四三九年）陳有成陝西刊本（簡稱陳本）：首有正統四年楊士奇序、洪武二十年（公元一三七八年）劉純序及凡例。半頁十一行，行二十四五字，大黑口，雙魚尾，四周雙邊。版框高二十三點六公分，寬十四點九公分，共六卷。這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。

二、明景泰六年（公元一四五五年）王仲宏刊本（簡稱王本）：刊本國內未見著錄。現有日本天保己亥（公元一八三九年）元晃抄本，現藏上海市上海中華醫學會。此本首有楊、劉二序，凡例及景泰六年臨川吳昌衍序。書後有元晃跋。據吳序，知此本是直接翻刻的陳本，唯第五卷「方見《醫壘元戎》」之下，有一段脫文，且元晃多有改字，故不足以反映景泰本原貌。

三、明成化九年（公元一四七三）熊氏（宗立）種德堂刊本（簡稱熊本）：半頁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小黑口，雙魚尾，四周雙邊，版心有「醫學」、卷次、頁碼。首有楊、劉二序，脫凡例，正文與陳本極少異文，唯第五卷缺文與王本同，說明熊本是根據王本翻刻的。

四、明萬曆間胡文煥《格致叢書》本（簡稱胡本）：此本有楊、劉二序及凡例，北京圖書館藏一部，缺第六卷。第五卷無脫文，說明胡本是直接據陳本翻刻的。另見兩部，一部藏大連圖書館，僅有一至三卷，《中醫圖書聯合目錄》有著錄，未注明殘本，並將版心所刻的卷目《醫經小學·問》誤爲書名《醫經小學問》。另一部藏上海中醫學院圖書館，與大連館藏相同，亦三卷，末有缺頁。

五、洪武刻本：《中醫圖書聯合目錄》著錄有洪武二十一年刊本，現藏北京軍事醫學院圖書館。經考察，此本與裘本文字基本相同，而裘本所據底本，則是萬曆間刻本，故此推斷，所謂洪武本，很可能是明萬曆間刻本（因有刪改，簡稱明節本）。



六、公元一九三六年裘吉生《珍本醫書集成》本（簡稱裘本）：此本是根據慈溪耕餘樓所藏明萬曆間刊本排印的。首有楊、劉序，多有刪節，脫凡例。書中凡陳本的一些通假字，均改爲通行字，如上改作吐。其他還有多處增改的文字。第五卷脫文與王本、熊本同，說明裘本所據的底本，是根據王本或熊本又加刪改而成。

七、日本活字版九卷本：日本人抄本《醫經小學》元晃跋云：「又有植字本名《醫經小學》者，此是國朝（日本）醫人之所編者歟？其本九卷，皆闕卷也。」因知日本還有一活字版九卷本，此本未見。

以上可知，各本皆係源於陳本，但在刊刻過程中，形成陳本（如胡本），王本（如熊本），明節本（如裘本）三個系統。此次點校是以最完整的陳本爲底本，參校各本。由於陳本傳世極少，王本、熊本等有脫漏，胡本雖說完整，但未精校，裘本更多刪改。故此次出版誠爲明景泰六年以來，五百四十年間第一次刊行完整而又點校的《醫經小學》善本。

《玉機微義》五十卷，劉純續集。係據元季明初徐彥純撰《醫學折衷》增續而成。徐彥純，字用誠，浙江會稽人，生年不詳。他的卒年，據劉純《玉機微義》序，謂其「蚤歲嘗客吳中，以《春秋》教授鄉之俊彥。今沒十有二年，始遇其從弟用中，獲詢先生學行，知深於醫者也」。劉序時在明洪武二十九年丙子（公元一三九六年），以此上溯，徐彥純逝世當在洪武十七年甲子（公元一三八四年）。彥純另著《本草發揮》三卷（《國史經籍誌》作四卷），李時珍《本草綱目》曾予引用，並云徐氏爲丹溪弟子。今考劉純、莫士安序，俱未言彥純從丹溪習醫一事。劉純父爲丹溪弟子，莫士安與劉純父爲執友，彥純如係丹溪弟子，劉、莫不會不知，也不可能不說。彥純是否丹溪弟子，尚待考。劉純初得徐彥純之《醫學折衷》，迺受自馮庭幹先生。原書只有十七門，劉純意其未爲完帙，曾訪見彥純從弟用中，然一無所獲。後遂仿其範例，補其未備，續增三十三門，門各一卷，計爲五十，更名曰《玉機微義》。

《玉機微義》是一部集明以前諸家之大成的綜合性醫科全書，但和其他全書或類書不同。它既不是廣集類抄，資料彙編，更不是尋章摘句，東拚西湊，雜合各家以爲己說。而是着重在「診證方例」的規範、模式，類聚歷代各家的不同理論、見解、觀點，條分縷析。徐、劉對於每一條論述，都是精心做了選擇的。凡重複者不錄，荒誕不經者不錄，巫祝迷信者不錄，並且忠於原著，條條標明來歷出處。尤其重要的是，能夠判其得失，發其微旨，品其異同，幾乎條條有評論，方方有分析，絕非

僅是資料的羅列堆積。因此，《玉機微義》可謂博而不濫，要言不煩，述而有作，啓速後學的一部較好參考書。

徐彥純和劉純的醫學思想，大抵師法丹溪，旁參劉河間、張潔古、李東垣等金元諸家。他們不恪守一家之學，對於其先師，也能不拘門戶之見，敢於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發表批評。如火門劉河間神芎丸，其二云「治一切熱證，常服保養，除痰飲，消酒食，清頭目，利咽喉，能令遍身結滯宣通，氣利而愈。神強體健，耐傷省病。」按語云：「下濕熱，導滯甚捷。但云常服強神，體健省病，與前方（指當歸龍膽丸）云治腎水陰虛，虛損者，恐未必然。」又如中風門，東垣先生謂大秦芎湯、羌活愈風湯、天麻丸為「調經養血安神之劑」。而按語指出：「此三方較之《局方》雖優，亦所得不償所失也。何以爲然？秦芎湯、愈風湯雖皆有補血之藥，而行經散風之劑居其大半，將何以養血而益筋骨也？天麻丸養血壯筋骨，庶幾近理。」

《玉機微義》很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統一。如對宋·嚴用和「中風先調氣說」的評論：「此說真氣先虛，榮衛空疏，邪氣乘虛而入，擴前人所未發。」然對嚴氏用八味順氣散治療中風則持異議，謂「其用藥則未也。何者？四君子補脾胃中氣藥也。更用白芷去手陽明經風，烏藥通腎胃間氣，陳皮理肺氣，青皮瀉肝氣。若風果在手陽明經，而肝肺腎胃之氣實者可用。但人身經有十二，皆能中邪，五臟之氣，互有勝負，此方安能盡其變乎？」

《玉機微義》還特別注重證治的範式和鑒別診斷。如集張子和「論嗽分六氣無拘於寒」，按云：「此只述六氣爲病，故其中集司天勝復爲咳之略。但無濕乘肺式，方治則又有之。式，蓋脫簡爾。」上述「濕乘肺式」、「方治之式」，蓋即證治之範式、模式。如中風，不僅論述了真中、類中，還例舉了濕病似中風，中氣似中風，神思之病似中風等。又如腹痛，例舉了傷寒腹痛、陰毒腹痛、屬熱腹痛、屬血腹痛、因疝腹痛、瀉痢腹痛、積聚腹痛、腸癰腹痛等。這些既是證治範式，又是鑒別診斷的依據，有俾後學廣開思路。

徐彥純、劉純對於易水學派的氣味歸經學說十分重視。他們不僅用於單味藥的藥理解說，而且廣泛運用於方劑的釋義。如《局方》人參白虎湯「此手太陰足陽明藥也」，縮脾飲「此手足太陰少陰足陽明經藥也」等，比比皆是。這是此書釋方的一大特色。《玉機微義》廣集博採，所引古醫籍數十部，其中不少今已失傳，如《黃帝鍼經》、宋·趙嗣真《活人書釋疑》、宋·李思訓《保命新書》、宋·鄭端友《全嬰方論》、元·朱丹溪《外科精要發揮》、明·郭文才《瘡科心要》以及《外科正理論》等，今皆亡佚不

存。有的如《保命新書》，《宋以前醫籍考》也無著錄，尤其所引《鍼經》，極其重要。以上各書，現僅賴《玉機微義》而略知其鼎味。因此，《玉機微義》非但是研究中醫理論與臨證的良好文獻，亦為中醫古籍整理、校勘、輯佚等之珍貴資料，蓋其所引皆明初以前之版本也。

徐彥純、劉純俱為明初一代名醫，所撰《玉機微義》不僅對中國學者產生很大影響。而且對日本後世方派的發展亦為功非淺。日本李朱醫方派即後世方派的大師曲直瀨道三（公元一五〇七——一五九五年），及其高足、義子曲直瀨玄朔（公元一五四九——一六三五年），皆奉《玉機微義》為圭臬，並作為課文向弟子講授。《玉機微義》約在明嘉靖間傳入日本。曲直瀨道三嘗據明嘉靖九年黃焯本校勘翻刻，在日本廣為流傳。其三傳弟子中山三柳亦重刊《玉機微義》，尤為精審。

《玉機微義》今存之版本，鑒定著錄頗為混亂，此次校勘，共見到國內現藏近二十種版本，特做說明如下：

一、所謂洪武二十九年刻本：據王重民先生《善本醫籍經眼錄》云：「《玉機微義》（明初刻本，十行二十四字），明徐彥純撰，劉純續。按正統間刻本有莫士安、劉純洪武序，因知此蓋洪武二十九年所刻。凡存卷二十一至二十九。」王氏所見九卷殘本膠卷，現藏北京圖書館，該館也定為明初刻本，蓋沿王氏之說，實則王氏失考。劉純所撰原稿，成書後并未鑲版行世，這在正統五年（一四四〇年）王暹書跋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：「此書稿雖存，未行於世，故知之者鮮。姑蘇都憲陳公奉命來鎮陝右，於宗厚家得之，始命壽梓，晦而復顯。」陳本有楊士奇序，署正統四年。可見《玉機微義》的最初刊本就是正統四年本了。九卷殘本上下黑口，花魚尾，版心魚尾之間刻書名「玉機」及卷次、門類。正文門類治法條目之上均有花魚尾，論中條目和某某之劑條目上均有圓圈。這種版式只有明嘉靖九年黃焯刊本及日本寬文四年（公元一六六四年）刊本與之近似，而寬文本是翻刻的正德元年（公元一五〇六年）劉宏濟本，因之疑九卷殘本實正德本也。

二、正統四年陳有成刻本：此本有正統四年楊士奇序，洪武二十九年莫士安、劉純序。楊序半頁七行，行十三字。正文半頁十一行，行二十四字。版式與九卷殘本有異，正文條目上無魚尾。現北京中醫研究院及四川省、上海市圖書館各藏一部。中醫研究院藏本婦科、兒科門有抄補，這是各槧版的祖本。

三、正統五年王暹等校勘本：此本較陳本版框略小，行格亦異。除楊、莫、劉三序外，多王暹等正統五年（一四四〇年）

書後。王暹等以正統四年陳有成刻本爲底本，復據劉純原稿進行了校勘，糾正了陳本不少錯誤，這是較早而精的刊本。此本膠卷現藏北京圖書館，原書殘蝕較重，有不少字跡漫漶不清。

四、成化間刻本：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《玉機微義》，分裝六冊，定爲正統間刻本。此書爲清著名藏書家丁丙（公元一八三三——一八九九年）所藏。首頁有「八千卷樓」、「嘉惠堂丁氏藏書記鈐印」。其版式與行格和正統四年本同，然此本第七卷前有劉純《傷寒治例》一卷。按《傷寒治例》最早由蕭謙於成化十五年（公元一四七九年）刊行於世。《傷寒治例》原爲單行本，何以混入《玉機微義》中？審此本目錄中無《傷寒治例》條目，而發現有墨書補填的傷寒一條。說明此《傷寒治例》一卷乃藏書者訂入。詳此《傷寒治例》紙色版式與同裝之《玉機微義》極其相似。後與陳本、王本對校，文字亦有出入。卷首有楊、莫、劉序，無王跋。宜是成化間翻刻陳有成本。唯有訂正陳本處。北京圖書館一部定爲明刻本，此本行格版式與南京本同，蓋亦係成化間刻本也。

五、正德元年劉宏濟重刊本：考明·李維楨及日本寬文刻本《玉機微義》載有正德元年汪舜民序，從汪序得知提督福建市舶曹郡劉宏濟於正德元年重刊了《玉機微義》。此本未見。據李維楨及日本寬文刊本，劉宏濟應是翻刻王暹本也。

六、嘉靖九年黃焯刊本：此本爲藍印，上海中醫學院和范行準先生各藏一部。上海藏本脫嘉靖九年（公元一五三〇年）黃焯序、莫序、劉序，後補了楊士奇序。范本未見。《四庫全書》採進本即黃焯本。

七、萬歷間李維楨《合刊二種醫書》本：此本是和明·虞搏的《醫學正傳》合刊本。約萬歷六年（公元一五七八年）李維楨刊於浙江按察使署。首有楊、莫（有刪節）、劉及汪舜民序，後有王跋。現北京中醫研究院藏有原刻初印本。北京大學、上海中醫學院各藏復印本一部，上海藏本殘存十八卷，脫李維楨序，誤據汪序定爲正德元年刊本。合刊本因有汪舜民序，知李維楨乃翻刻劉弘濟本。復據有王暹跋，進而推知劉弘濟實翻刻王暹本也。李本多有訂正陳本處。

八、萬歷間步月樓刊本：現藏北京圖書館，僅有莫、劉序。

九、康熙四十二年沈佩游重訂本：首有康熙四十二年（公元一七〇三年）滄湄尤珍序。北京中醫研究院藏兩部。其一封頁題「紫來堂藏版」，並有「沈氏山樓藏書印」鈐印。另一部封頁題「天德尚賢堂梓行」。兩書實是同一刻版。此本對於《玉機微義》

做了很多的訂補勘正，與其它版本均不同。其中訂補多數正確，然已失原貌，但有參考價值。

十、日本刊本：見到四個本子，版本內容基本相同。其一為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寬文四年刊。首載汪舜民重刊序，次載楊莫、劉序，後有王暹跋，知據正德元年劉弘濟本重刊者。其二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，扉頁有「中山三柳藏書本」題記。按中山三柳（公元一六一四——一六八四年）乃曲直瀨道三的三傳弟子，為日本李朱醫學方派著名醫家。此本刊年未詳。其

國醫學科學院圖書館藏本，該館定為正統間本，實則是翻刻日本寬文本。其四為中國科學院藏本，扉頁有岸吟香題《玉機微義》及「通德堂內版藏杭州」，亦翻印寬文本。寬文本和國內刊本不同者，為全書作了句讀和校勘，因而它不是正德元年的原貌翻刻，其校勘多精審。

根據以上初步考察，《玉機微義》的祖本只有正統四年陳有戒刻本和正統五年王暹刻本兩個系統。我們這次校勘《玉機微義》，即以正統四年陳有戒刻本為底本。王暹刻本是以劉純原稿為依據進行校刊的，故以正統五年王暹刻本為主校本。同時參考了其他各本以及《玉機微義》所引原著。

《雜病治例》是一部綱領性的雜病要訣。書中以證為綱，以法舉目，以症示例，以例見方。如風證，下分復氣、捷嚏、汗、宣、下、雙解、劫、理氣、理血、補氣、補血、通關透肌、導痰通經、清熱、灸、針、熏、敷貼等十八法，見方三十餘首。全書所載治例，多達百餘法。此書是劉純的晚年著作，集一生之經驗，原為留給後裔，作為家珍。他在《蘭室誓戒》中說：「吾父橘泉翁，始從丹溪朱彥修學此術，患難中實得濟。余又得從鄉先生馮庭幹、許宗魯、邱克容數君子印正，方始道明藝精。……此集本求古人之治法，如指諸掌，可以見法之變無窮，病症之機不一，諄諄求究，藏為家寶，切不可示人，傳諸不道不義之士。」故此書言簡意賅，綱舉目張，皆劉純經驗心得，傳薪秘要之談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謂其「蓋皆其相傳口訣，故略而弗詳」，良有以也。

《雜病治例》首有蕭謙序，朱丹溪《蘭室集·醫家十要》、劉純《蘭室誓戒》、《戒行吟》、《調鼎吟》、《醫家十要》為朱丹溪之家訓，是教誨子孫恪守醫德、修身治家的訓條。這是歷來醫籍包括朱丹溪本人及其親傳弟子戴元禮、趙以德、王履等著作中從未披露過的珍貴資料，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元朝的醫家世故和一代名醫朱丹溪的處世哲學。《蘭室誓戒》是劉純仿《醫家十要》

而自擬的劉氏家訓。《戒行吟》、《調鼎吟》是具有座右銘生質的二首醫戒七律詩。

《雜病治例》於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、《中國醫籍考》均有著錄。然《四庫》館臣所見爲范氏天一閣藏本，脫《蘭室集·醫家十要》。按《醫家十要》中有一則云：「及有行院乾謁，送至茶筆扇帕之類，初焉便不可接。當贈湯藥一、二貼，連物回還，自然絕其後患，若圖風流之報。故《太上經》曰：藥與餌，過客止，宜細味之。」這一條家訓，尖刻地揭露了舊官僚的醜惡形象。再加乾隆時大興文字之獄，因疑《四庫》館臣懼於聲譽自毀和觸禁犯上，有意將《醫家十要》刪除。另《四庫提要》謂此書「分七十二證」。今覈之，實爲七十四證，蓋館臣失於檢校也。

《雜病治例》舊雖見書目著錄，然流傳極少，明清以來醫籍未見引用，始其至今五百一十五年未予重刊。現僅知遼寧中醫學院藏有一部成化十五年刻本，前有蕭謙序，半頁九行，行二十字，正文半頁十一行，行十八字。上下黑口，雙魚尾，版心魚尾間刻有書名頁數，四周雙邊，版框高二十點六公分，寬十二點八公分。文中有許多日本片假名旁注，顯然是經日本學者批閱收藏過的。這次即以此刊本點校。

《雜病治例》撰於明永樂六年（公元一四〇八年）。初無刊本，後經上元縣知事、長安蕭謙於成化十一年（公元一四七五年）奉命給賞甘州官軍時，在劉純的後裔家訪得，於成化十五年（公元一四七九年）刻版行世。

《傷寒治例》撰年不詳。觀其體例與《雜病治例》相彷彿。考《雜病治例·蘭室誓戒》云：「傷寒證候，宜熟讀《傷寒論》、《明理論》、《百證歌》……是以不可執一，當看證例約之。」說明《雜病治例》應有傷寒一門，但現存《雜病治例》無傷寒一門。因此推測此兩書很可能是互爲補充的一部著作，依是亦應是同一時間的作品。

清初傷寒學家汪琥曾給予《傷寒治例》以很高的評價。他在《傷寒論辨證廣注·採輯古今諸家書目》中說：「書止一卷，其辨傷寒自發熱始，至循衣摸床共八十七條（按：實爲八十八條），末後又溫瘧等病八條。每條皆有治法，有如發熱症，其治則曰解表，曰發汗，曰解肌、和營衛之類。其例則曰隨病，曰隨時，曰變例，曰禁例，曰針例。其法詳審精密，於仲景原論之外，而能雜以後賢方治。蕭易庵序云：治傷寒者循此而行，如射而中的，獵而獲，可以起死回生。其言信不誣矣。」大抵劉純注重法式理例，臨證實用，不斤斤於《傷寒論》條文之辨析，汪琥所評是中肯的。

《傷寒治例》一書，《國史經籍志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、《中國醫籍考》等均有著錄。今存世者，僅知遼寧中醫學院圖書館藏有一部明成化十五年蕭謙與《雜病治例》同時刻本。清代著名藏書家丁丙（公元一八三二——一八九九年）八千卷樓藏有一部明刻本（簡稱丁本），現歸南京圖書館。《中醫圖書聯合書錄》著錄范氏栖芬室藏有明刻殘本一部。

蕭本首有「傷寒治例引」，半頁九行，行十八字。正文半頁十一行，版式與框欄大小與《雜病治例》同。書中亦有日文片假名墨書旁注，蓋與《雜病治例》為同一收藏者。

丁本《傷寒治例》行格版式與蕭本不同，框高二十二點九公分，寬十五點一公分，且有少量異文，混訂於明刊《玉機微義》之中，當是成化十五年以後別一刻本。另北京圖書館藏有《傷寒治例》縮微膠卷一部，與丁丙本行格版式完全相同。栖芬室殘本未見。

《傷寒治例》自明代中葉行世以後，很少再版，因而流傳極少。現國內收藏已是鳳毛麟角。這次即以遼寧所藏成化十五年蕭謙刊本為底本，參考丁本點校排印。

有些問題，限於時間倉促，未遑詳考。再加校者水平不足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。敬希賢達，有以匡教，俾再版時得以完善。

一九八四年歲次甲子春節史常永識於遼寧省中醫研究院

## 校勘說明

一、本書校勘按衛生部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所發之《中醫古籍整理出版點校通則（點校本）》進行。為保持本書的資料完整性，對於全書的內容不刪節，不改編，只做標點句讀和校勘。對於少部分難讀難懂之字句，做了簡明的注音和訓釋。

二、本書校勘所據版本：

《醫經小學》：以明正統四年陳有戒刊本為底本。參校本有：

明成化九年熊氏種德堂刊本（簡稱熊本）

明萬曆間刊本（簡稱明節本）

明胡文煥《格致叢書》本（簡稱胡本）

公元一九三六年裘吉生《珍本醫書集成》本（簡稱裘本）

《玉機微義》：以明正統四年陳有戒刊本為底本（簡稱陳本），以正統五年王暹校刊本為主校本（簡稱王本）。其他主要

參校本如下：

明成化間刊本（丁內藏本，簡稱成本）

明嘉靖九年黃焯刊藍印本（簡稱黃本）

明萬曆間李維楨《合刻二種醫書》本（簡稱李本）

清康熙四十二年紫來堂張屢豐、沈佩游重訂本（簡稱康本）

日本寬文四年刊本（簡稱寬本）

《雜病治例》：以明成化十五年蕭謙原刻本為底本進行標點。此書現未發現他本，故無另本可較，僅參考有關文獻進行了校勘。

《傷寒治例》：以明成化十五年蕭謙原刻本為底本，校以清丁丙八千卷樓所藏明刊本（簡稱丁本）



三、凡本書底本正確，校本有誤者不做校記。底本有誤而校本正確者，則逕改。底本與校本均誤者，則參考所引原著校勘。異文不能確定其正誤者，則闕疑兩存其義。以上皆出校記，以備查考。

四、古人引書，每或撮其旨要，刪節省改。凡本書所引文獻與原著不符略而不全者，如非影響文義，一概不與校補，以保持原書面目。如影響文義，其致反義者，則出校記注明。顯係脫簡者，則注以「原本脫，據某某補」。不能確定其脫簡者，則注以「原本無，據某某補」。

五、《玉機微義》原書凡徐彥純語則加「按」字，劉純語則加「謹按」二字。然亦有不少劉純語只加「按」字而省「謹」字。爲免混淆，凡劉純語，「按」或「謹按」，字旁復加黑點，以示區分醒目。

六、底本、主校本序跋全部予以保留。參校諸本序跋，與本書考證事宜有關者存之，如《玉機微義》正德元年汪舜民序、嘉靖九年黃焯序。與本書無關者刪之，如《玉機微義》李維楨合刻本序、康熙刊本尤珍序。

七、校注所引參考文獻，概從簡稱，以避煩瑣。文獻全稱以及所用版本，列表附於書末，以備查考。

八、書中俗體字、異體字、古今字等，爲保存珍本、孤本真貌，如《雜病治例》、《傷寒治例》，盡量不予更動。其他各書如無特殊意義者，一律改做現行之標準繁體字。通假字酌予保留，並加簡要訓釋，不引證出據，明義而已。難讀難懂之字詞，注音釋義以首見者加注，復見者從略。

九、書中所載處方，往往省寫藥味，僅書方名。如《玉機微義》書中方名之下，常注「見本方」、「方見本方」等字樣。其意謂方見原著，如「金匱大承氣湯，見本方」、「局方橘皮半夏方，方見本方」，意謂方藥見《金匱要略》、《太平惠民和劑局方》。茲在此說明，書中不再出注。

十、《雜病治例》、《傷寒治例》於病證、治法中闕文較多，如《雜病治例·霍亂》「分利」下，《傷寒治例·寒熱》「兩解」下，各本均無具體治法，爲節約篇幅，除有疑義者外，一律不予出注說明。